

CHINA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中国、欧盟在非洲

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

CHINA & THE EU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in Africa?

Edited by Men Jing & Benjamin Barton

门镜 [英] 本杰明·巴顿/主编

李靖堃/译

CHINA & THE EU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in Afric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欧盟在非洲

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

CHINA & THE EU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in Africa?

Edited by Men Jing & Benjamin Barton

门镜 [英] 本杰明·巴顿/主编

李靖堃/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欧盟在非洲：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门镜，
(英)巴顿(Barton, B.)主编；李靖堃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299 - 2

I. ①中… II. ①门… ②巴… ③李… III. ①中外关
系 - 研究 - 非洲 ②欧洲国家联盟 - 对外关系 - 研究 - 非洲
IV. ①D822.34 ②D8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423号

·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

中国、欧盟在非洲

——欧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

主 编 / 门 镜 本杰明·巴顿
译 者 / 李靖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王 瑜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南秋燕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1年9月第1版 字 数 / 334千字

印 次 /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99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 - 2011 - 5582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en Jing and Benjamin Barton (eds.)

China and the EU :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in Africa?

© Men Jing, Benjamin Barton and Contributors

本书中文版由 College of Europe 授权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目 录

导论 非洲事务中的中国与欧盟：不断变化的概念与政策	
.....	门 镜 本杰明·巴顿 / 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中国的全球治理规划：非洲的作用	薄智跃 / 27
第二章 文化遗产与中国的非洲政策	李安山 / 55
第三章 中国：在与非洲进行交往及与西方力量发展	
关系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赵穗生 / 73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在不平静的水域开展海军行动：欧盟、中国在	
索马里海岸打击海盗的行动	
.....	昆汀·威勒 尤里斯·拉瑞克 / 113
第五章 打击小武器与轻武器扩散：中国与欧盟的	
合作机遇	托马斯·J. 惠勒 / 143

第三部分

第六章 中国对非洲人权日益增强的影响：欧盟的	
观点与利益	伊安·泰勒 / 169

- 第七章 中国、主权，以及在非洲的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第三种国际干涉范式”的出现？
..... 莎拉·范·霍伊密森 / 190
- 第八章 中国的道德力量：在非洲执行维和使命 毕建祥 / 217

第四部分

- 第九章 中国如何影响非洲的发展？ 马丁·戴维斯 / 239
- 第十章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对欧盟的挑战？ 张兴慧 / 274

第五部分

- 第十一章 欧盟与中国：在非洲地区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发展
与资源开发方面，朋友还是对手？
..... 艾里克·凯因德·奥古雷耶 / 305
- 第十二章 中国寻求在非洲的一席之地 乌维·维森巴赫 / 336

导 论

非洲事务中的中国与欧盟： 不断变化的概念与政策

门 镜 本杰明·巴顿*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与其快速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经济增长一直都是把“双刃剑”：中国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种可能效仿的典范；与此同时，它又成为发达国家的潜在对手——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均是如此，甚至从安全角度看也是如此。中国作为经济与政治强国的崛起得益于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的良好关系，尤其是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向非洲大陆的“新长征”正在吸引诸多国际关注，有些人提出了批评，而有些人则表示赞赏。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强已经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中国的非洲政策与西方国家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一直以来，围绕着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独特性，分析、指责、赞美和质疑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事实上，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但

* 门镜，政治学博士，比利时欧洲学院教授、英博巴耶—拉图尔（InBev - Baillet - Latour Chair）“欧盟—中国关系”主任。本杰明·巴顿（Benjamin Barton），比利时欧洲学院欧盟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系助教、英博巴耶—拉图尔“欧盟—中国关系”研究助理。

是，近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特点，需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由于过去的殖民纽带，以及今天的依赖关系，非洲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后院”，因此，中非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而中国与非洲更密切的关系已经对其造成了冲击。部分原因在于，欧盟过于关注政治条件的政策取向没有取得成效。因此，欧盟的总体对非洲政策失去了可信性。而且，一方面由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投资建议得到了非洲领导人的积极回应，从而使得欧盟政策的失败更加明显。

一 欧盟的非洲政策

欧洲与非洲的双边关系是有记载的全球政治史上最古老的外交关系之一。作为相邻的两个大陆，二者的关系或许是国际关系中已知的最含混不清也是最牵扯不断的外交关系。事实上，鉴于二者在地理方面的邻近性，双方的贸易关系与文化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而且，有时候过于密切，因为欧盟的许多“老”成员国常常卷入非洲政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务之中。鉴于欧盟多个“老”成员国的殖民遗产，这两个大陆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某些欧盟成员国仍然习惯性地涉足其前殖民地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国内政治事务而受到谴责。因此，由于欧盟的这些成员国总是试图对那些曾经由其托管但已成为主权国家的非洲国家重新施加政治影响，从而导致了欧盟政策的失败。另一方面，这段殖民历史使两个大陆之间形成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否愿意，非洲和欧洲之间都已经由一种无限的但并非永恒不变的政治联系结合在了一起。对于欧盟而言，此项遗产的价值被低估了：尽管过去的经历很复杂，但是，欧盟与非洲需要以一种互惠精神保持这种双边关系。恰恰是这种精神，使得欧盟得以修复双边关系，并以非洲最重要外部伙伴的身份，保持着某种形式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一联系不能也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欧盟

应该认识到，非洲大陆发生的事件标志着未来的世界秩序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接下来的几年可能是非洲与欧洲的关系中最关键的时期。

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实体，欧盟一直寻求从一种公正的立场出发来处理与非洲的关系，以期与前殖民势力留下的遗产划清界限，因为欧盟本身及其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殖民与独立进程。^① 然而，尽管欧盟具有独特的地区特征和机构特征，但是，它仍然与其成员国及其国际政治观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说明成员国与共同体这种共生关系的最佳例证是，1956年5月，在就《罗马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法国要求将其海外属地与未来的欧洲共同体联系在一起。^② 这一点在德国与荷兰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们对非洲政治的参与程度远远不及法国。在比利时的支持下，法国提出了一项政治妥协，根据该项妥协，前殖民势力将放弃与非洲的排他性贸易关系，将其交给共同体。此外，在非洲的发展问题上，联合行动与共同分担财政负担将成为最常采用的手段。^③

尽管积极意愿是主流，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仍然无法摆脱原有的帝国主义内涵，这在共同体与法国和比利时海外属地的联系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④ 尽管如此，非洲国家仍在寻求保持与共同体以及共同市场的特殊地位，此种决心最终导致了《雅温德协定（1965~1970）》的签署。该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在非洲国家与共同体之间创建一个自由贸易区，将商业优惠扩大到

① 当然，这一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如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最初就是共同体事实上的组成部分。

②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ecdpm.org/Web_ECDPM/Web/Content/Download.nsf/0/E745463054C3EC41C12574D00048D329/MYMFIL/PMR15eng%20Final%20new%20version%20nov%202008.pdf, p. 2.

③ Djamson, E. C., *Dynamics of Euro-African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and Exposi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al and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Association/Co-ope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 3.

④ Bretherton, C. and 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Volume 2, Oxon: Routledge, 2006, p. 113.

多个非洲伙伴国家，从而使得这些非洲国家进入共同市场的特殊权利实现了制度化，目的是加快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①

《雅温德协定》受到了诸多棘手问题的困扰，例如，发展援助方面的财政限制，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缺乏经济激励，以及非洲伙伴国家由于对联系制度继续存在不满而提出的政治质疑。^② 在该阶段，很多非洲国家或者已经赢得了独立，或者已经开始为独立而斗争。因此，谈判背景不再有利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反，不再与联系国家而是与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交往这一现实，迫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改变战略。

为此，1975年，双方批准了《洛美协定》，为期5年。第一项重大差别是，谈判双方均有新的行为体加入。1973年，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希望将英联邦国家——其中很多是非洲国家纳入《洛美协定》的框架中，这样，欧洲经济共同体就面临着与大量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阶段，此类协定成为制度化：由于最初希望继续保持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特殊经济关系，非洲国家成立了第一个泛非组织（包括来自加勒比海与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即“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CP）。

而《雅温德协定》则进一步强调优惠市场准入，从而更加有利于ACP国家，而且，发展援助额也得到了大幅增加。“联系”一词也不再使用。^③ 正是在这一阶段，通过委员会的动议，欧洲经济共同体寻求巩固欧洲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目的在于，既要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摆脱某些成员国的殖民遗产，同时又要巩固共同体采取的公正途径。^④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双方为什么大力

①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 4.

② Djamson, E. C., *Dynamics of Euro-African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and Exposi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al and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Association/Co-ope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p. 4.

③ Arts, K., “ACP-EU relations in a new era: the Cotonou Agreement”, in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2003, 40 (1), p. 128.

④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 20.

推动制度化进程——在此进程中，联合管理与联合机构成为最常采用的手段。^① 此后，《洛美协定》又续签了三次，但是，在谈判签署第三项《洛美协定》期间，大趋势的变化对共同体处理与非洲关系的方式产生了影响。^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新自由主义浪潮对西欧国家产生了影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重点从纯粹的和未被触动的以发展为取向的战略转向集中关注以更加有效和更具结构性的方式分配资源。^③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要寻求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资金进行重新定位，并使其实现专门化。但是，这主要涉及削弱官僚机构的影响，以及对资金的获得施加条件限制。这标志着欧盟与非洲那种附加政治条件的双边关系的开始——这一特点此后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这样，为了获得发展援助与贸易优惠，非洲“受援国”必须按照“援助国”确定的标准管理资源的分配与政治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期待非洲伙伴国家发展市场自由，改善良治，并强调其民主化进程。^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盟态度的这一变化趋势逐渐加快，并且，在整个 90 年代发展尤其迅速，其政治与安全目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解释这一点的最好例证是，《洛美协定》与《雅温德协定》均未能使非洲摆脱经济与政治困境。因此，为了维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非洲事务的影响，需要有新的优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没有特别关注欧盟错误的非洲政策，但是，通过将发展合作政策纳入共同体与成员国共享权能的领域，它确实为联盟的发展合作确立了法律基础。^⑤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确认

① 2010 年 9 月 2 日，在布鲁日对一位英国学者的访谈。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Lomé Convention*,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geographical/cotonou/lomegen/lomeitoiv_en.cfm.

③ Bretherton, C. and 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p. 113.

④ Bretherton, C. and 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p. 113.

⑤ Alden, C. and Smith, K. E.,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and process in Africa: a commentary on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Instituto de Estudos Estrategicos Internacionais (ed.), *Os Desafios das Relacoes Europa-Africa: Uma Agenda de Prioridades* (*The Challenge of Europe-Africa Relations: An Agenda of Priorities*), Lisbon: IEEI, 2005, p. 88.

了欧盟向非洲提供的发展援助拨款恰好具备的政治性质，而且，该条约将欧盟的发展工具引入了更加以安全为导向的途径：危机预防，危机管理，以及关注非洲安全，以此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①

减少贫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或者促进非洲融入全球经济，这些仍是欧盟的重点，但是，由于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期间，共同体东部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逐渐解体，因此，共同体被迫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非洲的重要性让位于欧盟的邻国。特别是，在发展援助资金的分配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再也不是唯一的优先地区。^② 鉴于欧洲大陆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20 世纪初期至中期，欧盟不得不对其新邻国的需求作出回应。欧盟一俟达成扩大协议——同意进一步接收 12 个新成员国——就面临着考虑与新邻国关系的任务。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巴塞罗那进程”（1995），该进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使欧盟与北非国家的关系得以制度化。^③

2000 年，最后一项《洛美协定》即将到期，需要对从前的制度安排予以更新。直到欧盟委员会“绿皮书”发表，^④《科托努协定》（Cotonou Partnership Agreement）才为欧盟推动与非加太共同体——在欧盟外交政策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国家集团——关系的愿望奠定了基础。《科托努协定》不再能够受益于《洛美协定》的非正式形式，而且需要进行变革，因为《洛美协定》的遗产被认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不符。结果证明，根据世界贸易法，《洛美协定》规定的单边贸易优惠是不合法的。因此，《科托努协定》中的世界贸易组织豁免权仅仅被作为一项一揽子规定的一部分，目的是迫使欧盟与科托努成员国就地区性经济伙伴协议（EPAs）

① Alden, C. and Smith, K. E.,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and process in Africa: a commentary on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 88.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 donor atlas 2006*, volume I,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body/publications/docs/eu_donor_atlas_2006.pdf.

③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 16.

④ 2010 年 9 月 2 日笔者在布鲁日对一位英国学者的访谈。

进行谈判，而此种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完全失败了。^①《科托努协定》进一步强化了欧盟对非洲政策中的两分法——这种做法如今在欧盟政策中占主导：一方面，减少贫困成为《科托努协定》合理化的正当理由，但是另一方面，该协定又对良治、促进民主，以及尊重法治等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②《科托努协定》通过纳入互惠性的根本要素条款，确认了欧盟的政治性附加条件——非洲“受援国”无法再逃避政治要求，否则就有可能面临潜在的制裁。^③

导致《科托努协定》签署的原因不仅来自欧盟内部政策重点的调整，而且也是外部影响的结果。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末，更加强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面临的持久贫困，以及由于在欠发达状态下生活而产生的后果。^④另外，当欧盟做好准备迎接其新邻国时，非洲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其他行为体——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迅速从中受益，欧盟突然发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自己的“舒适地带”遇到了激烈的竞争。^⑤《科托努协定》最初也曾经作为欧盟处理此种情况的应对措施，但是，欧盟与非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而且非洲也在政治上接受了这种变化。

事实上，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对此类情况视而不见，为了采取应对措施，委员会很快从欧盟其他机构获得了支持。^⑥为此，2005年，欧盟发表了“欧盟对非洲战略：为加速非洲发展而制定一项欧非协议”，其政策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核心在于互利和平等的关系。欧盟政策定位的突然变化，最突出地表明，非洲大陆新的

① 2010年9月2日笔者在布鲁日对一位英国学者的访谈。

② Avafia, T.,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Cotonou Agreement: economic and legal implications”, *Nepru Working Paper*, 2004, 93, pp. 1 – 13.

③ Avafia, T.,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Cotonou Agreement: economic and legal implications”, pp. 1 – 13.

④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 44 – 45.

⑤ Grimm, S. and Makhran, D., “Revising the Cotonou Agreement-Nothing new?”, available at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55848,00.html>, accessed on 9 September 2010.

⑥ 也可以认为，这一应对措施及时“唤醒”了整个联盟。

竞争者特别是中国，正在成为欧盟对非洲大陆决策程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进程，两年之后，欧盟通过了另一项类似协议，即“非洲—欧盟联合战略”（JAES）。很显然，修改后的欧盟非洲政策语境开始向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转变，而且承认非洲是国际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中国对非洲的政治语境相似。^①

50年前，人们不可能想象得到，欧盟—非洲关系的发展过程会产生此种变化，但是，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双边关系已经达到了一种原初阶段。在这一双边关系的绝大多数时期，尽管欧盟“自成一体”地努力以一种公正的方式与非洲伙伴国家进行交往，但是，双方的不对称性一直有利于欧盟一方，不管是在经济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方面均是如此（例如，欧盟有能力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条款）。^②然而，由于欧盟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因此，这种不对称性逐渐削弱了欧盟—非洲关系。在欧盟的对外政策中，非洲的优势已经让位于其他发展伙伴。

上述事件的发展，使得学术界与决策界感到，欧盟正逐渐丧失在非洲的“领导”地位。^③显然，欧盟未来的非洲战略也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开创性，换言之，如果欧盟希望实现帮助非洲大陆发展的目标，那么，它就再也不可能设计独立的和单边的非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非洲大陆上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或许可以视为欧盟及其机构的“福音”。由于诸如中国等强大变量的到来，欧盟有机会与其非洲伙伴一起制定政策承诺，并实际履行这些承诺。事实上，在非洲的发展方面，欧盟有能力将其政治影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结果。为了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实际结果，最重要的是，欧盟需要通过将其非洲邻国视为拥有主权的合作伙伴，来重新获得非洲政治精英的信任。无论如何，欧盟都可能不

①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frican Union, *The Joint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07, p. 2.

② Bretherton, C. and 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p. 125.

③ Frisch, D.,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policy: a personal view of 5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 46.

再拥有其在非洲的主宰地位，而且也许很快就被迫改变现状，并且放弃过去多年来一直伴随着其在非洲大陆活动的那些坏习惯。

二 中国的非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中国非常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55 年，万隆会议为中国领导人创造了与非洲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开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非洲政策与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同步发展，也与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同步发展。通过强调共同的殖民经历，以及与非洲国家建立兄弟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努力过程中成功地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支持。通过在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强调兄弟关系和友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以支持后者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尽管中国当时是个穷国，但它在向非洲提供经济援助方面非常慷慨。为了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并没有计较本国的经济得失。^①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对其国家目标进行了重新调整，将经济繁荣作为头等目标，因此，中非关系经历了一些变化。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直接影响。由于中国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双边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与政治关系一样重要。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从能源出口国变为能源进口国之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获得了战略意义。在中国的非洲政策中，其重点已经从几乎不关注经济成本转向了强调经济收益。换言之，中国本身也从非洲的朋友变成了非洲的伙伴。作为朋友，可以不计较经济回报；但是，作为伙伴，双方应该从合作中受益。

^① Men, J., "China and Africa: old friends, new partners", in D. Hickey and B. Guo. Lanham (eds.),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owman and Littlefield-Lexington, 2010, pp. 125 - 144.

1963 ~ 1964 年, 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 其间, 他提出了指导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 以及指导中国对外援助分配的八项原则。此后几十年, 这些原则一直是中国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在这些原则中, 中国强调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原则, 尽最大努力帮助受援国, 并且指出, 中国派遣的专家将与受援国本国的专家享有同样的生活标准。^① 1982 年底, 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 他是第二位访问非洲的中国总理。访问期间, 他再次向其非洲同行肯定了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向这些国家解释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并且宣布了中国与非洲进行合作的四项新原则, 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② 这些原则强调共同发展, 并且鼓励开展合作项目, 以及设立合资企业。与从前不考虑成本、无偿提供援助的政策相比, 新政策要求明显的经济效果: 投资更少、建筑工期更短、回报更迅速, 目的是加强中国与非洲的自给自足能力。^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由于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增长, 而且对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因此,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增强。中非合作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更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 更加强调经济关系与贸易关系。在改革年代, 中非关系中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共同发展。1996 年 5 月,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说, 提出了中非关系五项原则, 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④ 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 中国在发展相互关系中始终坚持“真诚友

① “Chinese leaders on Sino-African rel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China-Africa/82054.htm>, accessed on 22 August 2009.

②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2年)》,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021_3.htm, accessed on 6 July 2009.

③ 《中国提出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原则》, <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72927/73386/4988583.html>, accessed on 11 July 2009.

④ “Forging a new chapter in Sino-Afric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China-Africa/82204.htm>, accessed on 23 August 2009.

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的原则”。^①

中非合作论坛（FOCAO）成立于2000年10月，这标志着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现了制度化。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轮流举办，其核心议题是援助、经济发展、贸易、投资与政治伙伴关系。在该框架下，中非代表团每3年会晤一次。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目的在于推动经济与政治合作，以及联合开发能源。在同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共有48个非洲国家的1700名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其中包括41名国家元首。3年之后，即2009年11月，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埃及召开，旨在对北京峰会上所达成共识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通过未来几年的行动计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中，其外交政策立场发生了变化，从“战争与革命”发展到“和平与发展”。中国的非洲政策也从强调政治关系——以慷慨的经济援助为支撑发展到既强调经济合作，也强调政治合作。此种变化与下列因素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与改革政策，弱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以意识形态决定外交政策，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能源的依赖日益增加。

在中非关系中，高层互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特征。在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问非洲之后，先后已有多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非洲。20世纪80年代，中国总理赵紫阳，副总理黄华、田纪云和李鹏，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外交部长钱其琛先后访问过非洲。1991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第一次出访的目的地都是非洲国家。^② 20世纪90年代，除钱其琛以外，访问过非洲国家的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江泽民，中国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和李岚清，以及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21世纪，中国对非洲的官方

① 《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available at <http://www.newsgd.com/news/chinakeyword/focac/200611040019.htm>,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09.

② Tu, J., “Sino-African rel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challenge”,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6 (2), pp. 330 – 343.